



春到月阳

王瑞玉 著

群众出版社



春到月阳

群众出版社

1964年·北京

內 容 介 紹

农业合作化初期，一小撮漏网的反动会道门头子，在月阳村传播谣言，散发反动传单，秘密组织“红头军”，妄图进行武装暴乱，破坏农业合作化。侦察股长王雷到村后，一方面坚持和群众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，一方面积极开展工作，在李进宝、李仁厚等积极分子的协助下，经过一系列的斗争，终于挖出了这些阴险毒辣的反革命分子，促进了月阳村农业合作社的建立。

目 录

入村	(1)
房东	(7)
世仇	(12)
血案	(16)
探病	(20)
“坐場”	(25)
傳单	(30)
和解	(35)
否定	(40)
疑尸	(44)
心病	(49)
挖根	(54)
启发	(60)
中毒	(64)
觉醒	(68)
斗狼	(74)
画虎	(79)
落网	(84)
尾声	(89)

入 村

临近晌午，王雷背着小鋪盖卷，来到了月阳村。

这是个約有四五十戶人家的小山村，四面峰巒重叠，树木参天。更有一条銀鏈似的瀑布，从三关口那边的柱天峰上挂下来，浪花飞溅，注入山根下边的老龙潭，又从老龙潭里流出来，千迴百轉，繞月阳村拐了个大弯，然后取道向东北方向流去。这便是有名的太子河。在临近月阳村的河滩上，植滿一行行的柳树和一片片的桃林和杏林。无疑，这是一个別有一番情趣的好地方。然而就在这个地方，去年冬天刮起了一陣妖風，前天又出現了一种反动傳单。傳单上是这样写着：

九九八十一劫到，
天塌地陷人难逃。
天下百人死九九，
要想活命快信道。
木子真主早出世，
蛇年三月換天朝。

正当各地紛紛酝酿組織农业生产合作社，走集体化道路

的时候，出現这样的反动傳单，絕不是偶然的，这說明那些对新社会怀着刻骨仇恨的人，不甘于喪失自己的地盘，在力图阻止所有貧苦农民走上农业集体化的道路，而这反动傳单，就是他們发出的行动信号。如果不給他們以坚决的打击，农业合作化，在这一带就很难順利开展。

王雷来月阳村的任务，就是打击敌人的現行破坏活动，保卫农业合作化。

王雷在山崗上停了一下，微笑着向河对岸的村子望了好久，然后下了山崗，越过太子河上的石桥，走进村子。只見街上冷冷清清，完全不像他在沿途所看到的那样。在别的村子，人們正活跃在山坡上和街道上，运粪、撒粪、修理犁耙……，到处都是开春的景象，忙碌、生气勃勃，而在这里，仅有几个人，守着粪堆在懶洋洋地砸粪。这使王雷觉得簡直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他見此情景，顿时感到自己肩上所挑的担子，远不是他来前所想像的那么简单，在这里，他将面临着一場巨大的、尖銳而又复杂的斗争。这斗争可能是驟風暴雨似的，也可能是表面平靜內里巨浪翻滾的。不过，这并没有使他失掉信心，十几年来工作經驗，使他坚信，只要依靠党的正确領導，依靠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，就能够打退敌人的猖狂进攻，取得最后的胜利。

王雷把小鋪盖卷往上托了托，緩了緩肩，向搗粪的人問明了农会长李仁厚的住址，便朝村子的西北角走去。他穿过一条胡同，来到后街上，見一个四十多岁的人，正蹲在一棵老槐树底下，修理绳套。这人个子不高，大臉黑忽忽的，一抹連鬚鬍子，嘴唇又大又厚，不久才剃过的光头上，戴着一頂旧毡帽。黑粗布棉褲，对襟棉袄。大概穿得过久的緣故，

棉袄前襟上滿是黑亮的油污。一眼就可望出，这是个純朴老誠而又飽經風霜的农民。王雷找的就是他。

王雷近前，把介紹信遞給他，同时向他說明了來意。他高兴极了，就像突然間从天上掉下了老大的喜事，乐呵呵地拉着王雷的手說：“王股长，你来得好，太好啦。我們早就盼着上边來人了。走，快家去，喝口水，歇歇脚。”說着，强拿下王雷挂在肩上的鋪盖卷，弯腰拾起地上的绳套，把王雷让进家去，让到炕上。

正在給孩子吃奶的李大嫂，見有客人來了，赶紧把孩子撈到炕上，到厨房給王雷做飯去了。王雷四下打量了一眼，只見屋里窗明几淨，桌上摆着一个大座钟，炕上叠着一大罗新花被。不用問，这些都是土改翻身后置上的。王雷打量了一眼以后，轉臉問起李仁厚这村的生产情况。农会长皺起眉头，搖了搖脑袋，叹了口气說：“嗨，甬提啦！近些日子來，不知道从哪刮來了一股歪風，說什么劫数一到，人死大半。鬧得人心惶惶，誰也沒心思生产。要是往年，这陣子誰不爭先恐后，把糞出出來送到地里，好預备春耕？可是如今，你叫都叫不出來啦！”

王雷正要問都是些什么謠言，是从哪傳出來的，忽听有人在院里和李大嫂說話：

“听說县上有工作同志來啦。”

“是呀！在屋里正和孩子他爹說話呢！”

話音一落，紧接着进来一男一女。男的看上去約有四十來岁，矮矮的个子，头戴瓜皮小帽，身穿青褲青袄，前胸的小口袋里，还插杆花杆鋼笔，四方大臉又黃又黑，像是患貧血病的一样，两个小綠豆眼滴溜滴溜直轉，像打什么主意。

女的留着齐脖根的短发，身穿藍地碎花小袄、青粗布棉褲，肤色健康，手脚粗壮，看样子最多也就是二十二三岁。

李仁厚見他們进来，慌忙立起身来給他們介紹：“这是王股长。”然后又指指黑黃臉的汉子和那年輕姑娘：“这是張永千，是咱村的村长；这是王秋英，是妇女主任。”等他們和王雷互相寒暄过，接着又对張永千和王秋英說：“快炕上坐，咱一块和王股长啦啦。”

他們坐到炕上。不等王雷开口，張永千就先說上了：“从县城到这，足足有五十里，还要爬山越岭。王股长也沒叫个毛驴，就这么走来了，可真不简单。要是从前，哼，县上有个人下乡来，还不知要惊动多少人呢！”

王秋英撇了村长一眼：“从前那是刮民党，咱們的工作同志怎么能跟刮民党比？”

張永千那張黑黃臉一紅，慌忙接过去說：“是呀，是不能比，那些都是坏人嘛！咱們共产党都是都是……啊，都是特殊材料造成的，比不得，比不得，嘿嘿……”接着把話題岔开去：“王股长此来可是为那傳单？”

不知怎么，王雷总感張永千不像李仁厚和王秋英那样爽快，这張黑黃臉背后好像隐藏着一种什么东西。他說：“既是为那張反动傳单，也是为这村的生产和农业合作化。”王秋英精神焕发，連連說：“这太好啦，太好啦，我們几个人正愁沒有人来領導呢！”然后轉臉問張永千：“永千叔，你說是不是？”張永千說：“怎么不是呢！”接着屈起那張黑黃臉：“可就怕人心不齐，白費半天勁，什么都鬧不成。”

王秋英不悅地說：“永千叔，你怎么老說这种泄气話！”

李仁厚說：“永千，你也太固执点了。有县上王股长在，

你还愁大伙动不起来？”

張永千不同意地說：“不是我固执，实在是咱們村这些人太落后了。好話你給他說一百句，他一句也听不进去，可那些落后話，他却听得有滋有味。”

王秋英和李仁厚还要說什么，王雷把話接过去說：“群众落后，这說明我們的工作还没做到家。真要做到家了，只怕你叫他落后，他还会說你拉后腿呢！好啦，趁大伙都在場，咱們还是先研究一下这張反动傳单吧！”說着，把反动傳单掏出来。

提到反动傳单，王秋英便气憤地說：“这些家伙可歹毒了。都什么时候了，还妄想变天、坐朝廷，簡直是白日做梦！”

張永千文縷縷地說：“想必是他們在凡間活得不耐煩了，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享大福去。”

王雷說：“咱們說他們是白日做梦也好，說他們在凡間活得不耐煩了也好，这是咱們这么看。其实，他們有他們的看法，要不，他們也就不搞这种鬼名堂了。”然后又問：“你們认为这張反动傳单可能是誰写的呢？”

半晌沒說話的李仁厚，这时皺起眉头：“从拾到那陣，我就看着上边的字有些眼熟，像是紀艺光写的。”

王雷正要問，張永千那对小綠豆眼，眨巴了两下：“像紀艺光写的？你可看准了，这不能随便乱說的。”

李仁厚說：“我看的准，是有点像他写的。昨天晚上，我还拿他給人写的請帖来看了一下，那鈎和撇，还有那支脚，都跟这反动傳单上的差不多。”

張永千那双小綠豆眼，又眨巴了两下：“你猜思，紀艺光能干出这种事来嗎？”

李仁厚說：“知人知面不知心，誰能斷定他就不会干这种事！”

听完他們两人的話，王雷默想了片刻，問王秋英：“这个紀艺光是干什么的？”

王秋英說：“是高戈庄小学的老师，咱农会长的連襟。”

就在这工夫，李大嫂拿包头布抽打了抽打身上的灰，走进来問农会长：“是这就吃，还是等会子？”

不知为什么，李仁厚望見她忽然把臉低斜下来，丧打丧吃地說：“盛来吧！王股长跑瞪了大半天，也该餓了。”

一听說要吃飯，張永千和王秋英都离开炕沿站起来，爭着让王雷到他們家去吃。李仁厚說：“在哪吃不一样。这頓先让王股长在这吃，下两頓再去你們那里。”

王秋英是个直性子人，說了一声“就这么說定了”，把搭下来的头发往上攏了攏，轉身就走；張永千可不像她，他說：“这哪成？这頓應該請王股长先到我那里去吃嘛。我那里比你这生活要好些。”

爭来爭去，王雷还是留在李仁厚家里了。

飯后，王雷問农会长：“这反动傳单是誰拾到的？”农会长仍旧低斜着臉：“听村长說是进宝叔。”

王雷又問：“进宝叔是怎样一个人？”

这时，农会长忽然变得活跃起来：“他呀，是个老雇农，給地主扛了半輩子长活。早年跑到关外，在长白山和熊瞎子扒过骨碌。土改那陣，带头串連貧雇农，地主王华堂拿了五十块大头收买他，他二话沒說，一把扔到了王华堂臉上。头年搞互助組，又到各組去帮人扶耩、耕地。是月阳有名的老积极。就是脾气有点倔，說怎么就怎么，得順着毛摸，要摸

戲了，他就跟你沒个完。”

俩人正說着，闖进来个毛头小家伙，长得虎头虎脑，脖子里系块紅領巾。进門就嚷：“仁厚叔，县上有同志来了？我娘問什么时候过去。小北屋都收拾好了。”見了王雷，吐了吐舌头，立即立正站好，行了个举手礼：“叔叔好！”

房 东

王雷一伸手把小家伙拉到跟前，接連說了几声“好，好”，然后問他叫什么名字，十几了，在哪上学，念几年級。小家伙一一作了回答。

原来这虎头虎脑的小家伙，叫李小容，十二岁，在高戈庄小学念三年級。父亲长生，日本鬼子在这的工夫，被抓去当劳工，死在东北一个矿井上，家里只剩下他跟娘过日子。

因为他家人少，房子又寬綽，村里就跟他娘商議好，把他家的小北屋騰出来，盘了一个大炕，放了張炕桌，两条凳子，专门招待上边来的干部住宿。小晌午，娘几俩从地里撒粪回来，听說县上来干部了，就一齐动手，把小北屋打扫出来，还糊了窗紙，生了炉子。收拾完，娘就叫他来了。

李仁厚說：“这就过去。”然后轉臉对王雷說：“走，到那边歇着去吧！”王雷点点头。李仁厚起身去拿王雷的背包，小容一把搶了过去，扛上就走。王雷說：“还是我扛吧！”小容冲王雷作了个鬼臉：“您怕我扛不动嗎？告您說，別說一个，就是十个我也扛的动，不信您試試。”逗得俩人都笑了。

他們一行三人，来到长生嫂家里。

院落不大，只有一座簡陋的廚房和三間土坯牆、茅草頂的北房。這北房本來是兩明一暗，長生在着的工夫，有個風水先生看了說，這宅舍蓋的陰陽不合，主傷子女；又說，如果把西北角上的暗間堵死，另開個門，還能解一下。恰好他前兩個孩子都沒立住，便信了那風水先生的鬼話，把好好一座兩明一暗的房子，改成了現今這個樣子。

這長生嫂雖說是個四十多歲的婦道，因為手勤，頭髮總是梳得服服貼貼的，衣裳也勤洗勤換，看上去，不過才三十七八。她聽兒子說工作同志來了，便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路，春風滿面地迎出來。她招呼王雷進屋坐好，接着又是拿煙又是倒水，嘴里還不住地說：“咱小戶人家，哈哈都不像樣。”那股熱情勁，比見了久別重逢的親人還那個。

說過一會子話，李仁厚把王雷帶到小北屋里安頓好，說了聲“你歇着吧，後晌咱再啦”，便出門走了。長生嫂把小容叫出屋，娘倆扛上鋤往外走。王雷在屋里一眼瞥見娘倆扛鋤，斷定是要去做活，便趕出來：“是下地去嗎，大嫂？”

長生嫂停住腳：“去把送到地里的那點子糞撒開。”王雷說：“那我跟你一塊去吧！”轉臉望見東牆根下還豎着一把鋤，當即過去拿起來。長生嫂趕緊攔擋說：“使不得，使不得，你同志才來，還沒得歇歇。”小容也說：“叔叔，你就在家歇着吧！就剩不多一點，用不了半晌就撒完了。”

王雷是個一向見了活不干倆手就痒痒的人，哪里肯依，他說：“這有什麼使不得的？我來這住，咱就是一家子嘛！”轉臉又對小容說：“人多力量大，多加一個人手，撒的不更快嗎？”長生嫂見王雷執意要去，只得依他。他們一同越過河上的小石橋，來到後山坡上那一畝多黃土地里。這還是長生他

爷爷留下的，傳到长生嫂手里，好容易才保住。

王雷走到粪堆跟前，把外边的棉袄一脱，动手就干，只見那锨在他手里就像玩具一样，滿滿的一锨粪，从他手上甩出去，既均匀，片又大，完全不像个生手。长生嫂惊奇地問：“你同志早年也干过这？”王雷說：“干过。不干这，靠什么吃飯？”“怪的那么熟化。那你同志也是穷人了？”王雷点点头：“我像小容这么大，就給地主放猪，直到十七岁上，才跟上八路军，干起了革命。地主老财可可恶啦，稍一不順心，不是打就是罵。”长生嫂点头同意說：“就是的，他們从来就拿穷人不当人待。他爹有一年給王华堂扛活，一天晚起了会，王华堂就大罵他爹是懶虫，硬是罰了一个月的工錢。”

俩人边說边撒，撒过一会，趁长生嫂停住锨，拉下蒙头布擦汗的工夫，王雷說：“要是組織起来就好了，人手多，这一丁点粪不消一个钟头就能撒完。”长生嫂展展大襟說：“可說是呢！人家高戈庄就那样：一說出車，前后一大溜，一說出人就是几十口子，干啥都不犯愁。就俺村这些死脑筋，生抱住单干不放。这不，这陣子就連单干也沒心思了。一天悶在家里，燒香拜佛，做鞋做袜子，就等着逃荒了。”說完，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王雷說：“这是为什么呢？无缘无故地抛家棄业，背乡离井。”长生嫂揚了揚眉毛：“还不是听了一些風言風語，說啥今年要大反大乱，要出朝廷。到反乱那天，天上降下来‘紅头軍’，刀枪不入，把闖天下人杀个淨光。”王雷問这些話是从哪傳出来的，长生嫂說：“我猜思，十有八九准是二仙姑。这臭娘們一向不干好事。”王雷又問二仙姑是怎样一个人，小容一旁插进来：“臉上粉抹一指厚，秃头續上馬尾巴，人說他丑，

她倒說俏，大嘴一咧專沖小伙笑……”邊說邊比划，把王雷肚子都笑痛了。長生嫂白了小容一眼：“就你尖嘴拔舌的。”接着向王雷談起了這個二仙姑的來歷。

原來，二仙姑是大店大地主莊閻王的小老婆。大店解放後，莊閻王被民主政府鎮壓了，她也被掃地出了門。當時月陽還沒解放，她跑來月陽，跟下了一輩子莊稼力的張二搭上了伙。才來時，還老實巴結，倒像個過日子的樣子，可是不久，她就露出了本來面目，整天裝神弄鬼，說她頂着二仙姑、西山老母、胡三太爺，說伸腿就伸腿，說來神就來神，把張二弄的連大氣也不敢喘。開始還沒有信她的，以後有些迷迷信信的老娘們，慢慢信起來，請她給孩子“叫魂”，給兒媳婦“驅祟”，一天一天興盛起來。後來，不知怎么搞的，她又和大佛道的頭子外號叫鄭活佛的攪在了一起，在家里蓋起了佛堂。鄭活佛沒白沒黑住在她家里，跟她明鋪暗蓋，把張二氣得坐了個心口痛的病。1948年，月陽解放了，鄭活佛也沒了影，後來據一個過路的說，死在了城里的玉皇廟里。也許舊情難忘，二仙姑還特地趕到城里為他料理了後事。村里人說，鄭活佛的死，是因他跟二仙姑勾搭的傷了天理，二仙姑却說，鄭活佛是升了天。鄭活佛死后，二仙姑仍舊裝神弄鬼，还把張二逼得上了吊，直到1951年大鎮反，取締反动會道門，她這才拆了佛堂，變老實了一些。常言說得好：“狗改不了吃屎。”過去二仙姑大擺香案，坐在椅子上下下神，就米面點心收它一大堆，自從不下神了，什麼也沒有了，她哪耐得了清苦？於是，頭年秋後又偷偷地操起舊業。說也奇怪，她操起舊業不久，肚子就大了。當時有人就說，不知她又跟哪個野漢子暗地勾搭上了；她却說，是她黑夜做梦去見玉皇，

仙童給她點了神精。可是沒過倆月，奇怪的事情又發生了，她突然生了一場子病，肚子一下就消下去了。鄉里懷疑她打了胎，特地讓村長張永千去查了一下，張永千查過以後說，她不是懷孕，是肚子里得了一塊病，吃了几付藥，把病一打，肚子就消了。張永千的話，也有信的也有不信的。不管信也好不信也好，反正都沒看到真凭實據。

王雷和長生嫂邊說邊撒，長生嫂說完了，糞也就撒完了。王雷說：“大嫂，那些邪魔鬼道的話，可信不得，信了只會坑害自己。”長生嫂說：“誰信它！日本鬼子在這那陣子，也有人傳說雞年要大反大亂，到時有天兵天將下凡，天下人死大半。雞年挨過了，咱也沒見反亂在哪？天兵天將在哪？就那些死落后，拿着祖譜當經念。不光信，還四处傳，鬧得人心惶惶。你要說他，他還說你婦道人家不懂什麼，頭發長，見識短。”

王雷聽出長生嫂不光自己不信，還做些宣傳，高興地說：“大嫂你可真不簡單，想必你已經做了不少工作。”長生嫂腼腆地笑笑：“做什麼工作，咱一個婦道人家懂什麼，就有的工夫碰見人們談論，湊上去說叨几句。都是街坊四鄰的，你總不能眼看着他們往火坑里跳啊！”

倆人正說着，忽然傳來一陣吵嚷聲。他們不由地朝那邊望去，只見一個身材高大、身穿棉袄和套褲的老頭，正和一個身穿馬褂、長袍，頭戴黑呢套頭帽的人在干仗。

那老頭兩手叉腰，嗓門高大，像只好鬥的公雞，步步向他的對手逼近，他的對手，却似乎怕老頭會兜頭給他一掌，步步后退。

長生嫂說：“那老頭子是進寶叔，那穿馬褂的就是王華

堂的大儿子王香斋。不知为什么又在地里吵上了。”小容插上来：“八成这鬼地主又打进宝爷的坏主意，把进宝爷惹恼了。”

王雷一听那老头是李进宝，正想要去訪問訪問他，便說：“大嫂，你們先回吧！我过去看看。”說完，迈开大步朝李进宝和王香斋那边走去。

世 仇

进宝大爷为什么跟王香斋干仗呢？这得首先介紹一下进宝大爷的历史。

进宝大爷是从他爹那輩子起，由河北迁到月阳来的。那工夫，河北大旱，赤地千里。清朝的統治者，担心災民会聚众造反，虽撥出了一部分漕粮，到处放賑，无奈县官、乡紳层层盘剝，农民所得无几，仍旧沒法子生存，便四处逃荒。当时进宝大爷只有四岁多一点，被爹背着，輾轉来到了月阳。先是給王香斋的祖父扛长活，以后省吃儉用，奔扯着置了二亩山地、盖了两間草房，便在月阳定居下来。爹去世以后，进宝大爷已长成一个五大三粗、膀闊腰圓的汉子，从爹手里又学会了一身种庄稼的好本領，再加上沒白沒黑拚上命地干，手头漸漸寬裕起来，便寻了个逃荒的年輕寡妇。沒料到，一年以后，妻子剛生了个孩子，王香斋的祖父忽然看上了她，百般进行調戏。进宝大爷一怒，把那老家伙給結結实实教訓了一頓。那老家伙怀恨在心，千方百計进行报复，他完稅晚了，就說他抗粮不繳，有个朋友在家住了一夜，就說

他窩藏土匪。逼得进宝大爷在月阳再也待不下去了，便給老家伙放了把火，帶上老婆、儿子逃到了东北，到长白山去打野物、挖山参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他碰上了熊瞎子，跟熊瞎子扒了几个骨碌。在长白山一連住了八年，听說王香斋的祖父已經死了，这才帶上老婆孩子返回来。他本想，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老家伙又死了，也就没什么了，沒料到王香斋的父亲王华堂，仍旧不放过他。进宝大爷无法，只得叫老婆孩子施种爹留下来的那二亩山坡子地，自己則跑到高戈庄“三坏”家里去扛长活。他心里話：反正我整年累月不在家，你王华堂再做什么，也轄治不着我。确实，王华堂对他也无計可使。就这样，进宝大爷一直在“三坏”家干到老伴死了，儿子长大了，娶了媳妇，又生了孙子。这期间，他目睹清朝垮了，張宗昌完蛋了，国民党也跑了，日本鬼子占領了中原，可就是王家在月阳的地位仍旧沒变，說什么是什么，說怎么着誰就怎么着誰。真个是“閻王叫你三更死，不敢留人到五更”。后来，儿子得急症死了，家里只剩了个寡妇媳妇和一个小孙子，进宝大爷这才辞了长活，回到家来。沒料到，回家沒二年，就又碰上了大旱，谷子、高粱耩不上，麦子最高的才有一虎口。就这，日本鬼子和汉奸也不放松，今天要粮明天派米，当上伪保长的王华堂和保丁，更是一天踢破門坎子。誰要繳不上，不是打就是罵。进宝大爷見日子沒法过，只好二次下关东。等年成好了，从关东回来，寡妇媳妇竟被王华堂卖到了即墨县，剩个小孙子，沒吃沒喝，到山上打草种子，一个不慎，脚下一滑，由山上滾下来，也送了命。一家人就剩了他这么一个孤老头子。进宝大爷恨死了王家，所以当八路軍过来，鬧土改的工夫，便带头串連人，斗倒了王华